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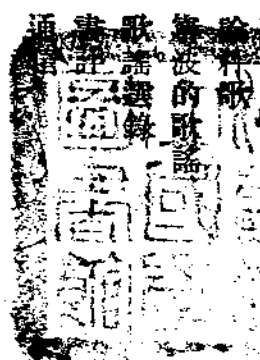
五、歌謠中之俗音，俗字應加以註解。
六、來稿請寄：北平國立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歌謠研究會。

歌

謠

卷二第

期九十第



馮沅君
趙景深
張清水

發行處：北平沙灘北京大學出版組。

論杵歌

馮沅君

在歌謠二卷十六期上看到臺靜農先生的「從杵歌說到歌謠的起源」，這使我感到不少的趣味。因為「杵歌」這兩個字近來常在我的腦中迴旋，而且臺先生是我的老朋友，讀老朋友的文章每每有種分外的喜悅。對於臺先生的話我並無批評之意，我只希望以下所寫的對於研究「杵歌」的朋友們有點小小的幫助。

武林舊事卷二「舞隊」條載有「男女杵歌」，而且在此條的末尾作者記道：

「其品甚夥，不可悉數。首飾衣裝，相矜侈靡，珠翠錦綺，眩耀華麗，如傀儡，杵歌，竹馬之類，多至十餘隊。」

武林舊事對於「杵歌」的描述自然是很簡單的，但我們據此可以知道「杵歌」

在南宋時是化粧的舞隊之一。

在南曲譜中，中呂調近詞有杵歌，以南戲太平錢「綉篋兒綉牡丹」曲為例；越調過曲又有園林杵歌，以殺狗記「這容龐好似係大郎」曲為例。

本來南北曲的曲調有好些都與兩宋，尤其是南宋，的「雜伎」有關係。如北曲越調的古竹馬（南宋舞隊有「男女竹馬」），正宮的貨郎兒，轉調貨郎兒，九轉貨郎兒（南宋舞隊有「貨郎」）南曲中呂的大影戲（兩宋皆有影戲），黃鐘的鮑老催（南宋舞隊有「大小斫刀鮑老」與「交衰鮑老」）等，其例甚多，「杵歌」和「園林杵歌」自然是此類例子中之一。

當我看到武林舊事的「杵歌」時，我只想到俞樾對於成相辭「相」字的解釋，現在讀了臺先生所收集的材料，乃知「杵歌」會成功一種獨立的樂歌，那末宋人的

「男女杵歌」也許與申報圖畫特刊「婦女歌相近罷。

娛人的伎藝在開始時往往不以娛人為主要目的。「叫聲」乃從「市井諸色歌吟賣物之聲」演變而成，即其一例（詳見都城紀勝）。「杵歌」也許就這變成獨立的樂歌而入了「舞隊」。

九，二六，於燕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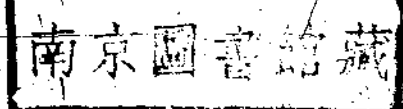
寧波的歌謠

趙景深

對於歌謠我是外行；一向我只是弄弄故事。編者徐芳女士索稿，似乎該寫篇論文；然而我肚裏空空，實無話說。只得再請我母親唱幾首寧波歌謠給我聽聽，我來做一個「謄文公」，前後隨便加上一點感想，便算是論文——好在像這樣做論文的人多得，並非「只此一家」。

寧波的歌謠，據我所知，有婁子匡的「寧波歌謠」（一九二九），輯有十四首。我母親所唱的，都是他所沒有的。大半都是七言，很少襯字，質直有如寧波的語言，這是與柔婉而多襯字的吳歌不同的地方。其一云：

正月小雞哭連叫，



我討老婆實美觀。
進門喊我童子勝，
介個老婆不該討。

二月水鴨頭頸長，
童子想想可憐相，
人家看看惶恐相。
今年還是舊年長，
再等五年牀腳長。

此歌似未唱完，大約可以唱到十二個月，
可惜我母親不記得了。還有一首歌名為上
海山歌，實乃寧波山歌，且故意顛倒其
辭，首句的「我唱唱」改為「唱唱我」，
其辭云：

上海山歌唱唱我，
失落金釵掉頭河。
對河一個小情哥，
「我的金釵還還我！」
東一摸來西一摸，
摸來摸去盡是石子瓦片砂。

「情哥哥，前門一棵梧桐樹，
後園一株牡丹花，
就是我的小妹妹。」

情哥哥，我的金釵還還我！
到我屋裏來喝茶！

連說「我的金釵還還我！」大約她猜想一
定是情哥哥把金釵藏了起來，故意開她的
玩笑，害她著急的。又有短歌兩首，一首
無甚意思：

東門一直頭，
彎轉大門口。
廣東甘蔗連環糕，
一隻枕頭晒兩老。

另一首則頗有趣：
儂來船中吃西瓜，
我來河中漂白紗。
今番洞房花燭夜，
好比一對烤熟蝦。

這也是吳世昌先生所說的「打趣的歌謠」。
原來兩個人都是駝子，大約是雙方約
定了日子來相親吧？未來的新郎則故意低
着頭彎着背吃西瓜，未來的新娘也故意彎
腰曲背的漂紗。我想，新郎吃西瓜，一定
是一直吃下去；新娘漂紗，也一定是一直
漂下去；否則就要「拆穿西洋鏡」。其解
決，一定不能讓新娘先立起來，大約是船
老大把船搖走，新郎仍做着吃西瓜的姿

勢，一直把這「工架」搭到新娘看不見爲
止。花燭之夜，則已經「成功」，自然
就老老實實地各以彎腰曲背的烤熟蝦相見
了。

浙江歌謠

王明紀錄

八月廿六日信筆塗寫

青翠飛過青又青，
白鴿飛過打銅鈴；
雄鷄飛過紅間綠，
長尾巴丁飛過紅嘴脣。

石將軍訓練不教劍，
泥人有眼眼不光；
鷄母浴身灰當水，
貓兒洗面睡爲湯。

（三）
罈網蜘蛛掛布帳，
蚊蟲生兒做道場。
蚯蚓吹簫鳴鳴響，
螳螂出身用雙槍，
燈蛾見燈不怕死，

皇明遺民傳

明清史之最好資料茲爲廣事流傳起見特商諸魏建功先生影印並

經北平協和醫學院生理學系主任教授林可勝先生提議，並為序

七板，訂為合頁本，用者可就空白處，填寫報告，頗為便利。

蝦蟆生兒連串子。

(通行樂清)

維馨記錄

雲南歌謠

太陽出來一盆花

太陽出來一盆花，
 表兄去到表妹家，
 表兄說我肚子餓，
 表妹洗手做粑粑。
 紅漆桌子擺茶點，
 黑漆桌子擺粑粑。
 盡吃酒，
 盡看花，
 風吹門，
 看見她：
 白白臉，
 黑頭髮，
 大紅頭繩齊根扎。
 趕的麵，
 薄薄片，
 切的麵，
 細如線，
 放在鍋裏團團轉，
 放到碗裡蓮花瓣，

公公吃了下校場，
婆婆吃了洗神襖。

(通行昆明)

歌謠週刊第二卷已出到第十七期了，南方各省中的歌謠，十之八九都有了記錄，惟雲南一省的歌謠，筆者尚未見到，筆者雖是生於雲南，却在湖南長大，因為離開雲南的時候太早，故對於雲南的歌謠一句也記不起了，今相識了一位道地的雲南小姐，承她記錄了前面的一首歌謠給我，所以特把他介紹給歌謠週刊的讀者們。

陝浦附誌九，二八。

湖南歌謠

陝浦記錄

丁丁雀

丁丁雀，
 滿天飛，
 沒有娘，
 吃了虧，
 喝了幾多田塘水，
 穿了許多不漿衣。
 註：丁丁雀，即蜻蜓。

外公外婆

外公外婆：

騎馬過河，
跌死外公，
氣死外婆。

舅舅告狀，
賴給和尚，
和尚念經，
賴給觀音，
觀音捧掌，
賴給送子娘娘，
送子娘娘抱娃娃，
賴給癩子蟬蟻，
癩子蟬蟻眼鼓鼓，
賴給母老虎，
母老虎，舞舞爪，張張牙，
駭得舅舅倒轉爬，
張不認，李不認，
這場官司打不成。

註：癩子蟬蟻，即生長癩子的蛤蟆。

枳枝花

枳枝花，六皮頁，
辰州府來了個好奶奶。
愛吸烟，好打牌，
贏了錢，就喜歡，

客家山歌

高亞偉記錄

輸了錢，不耐煩，
叫梅香，裝烟來，
喚蘭花，倒茶來，
總總不任你這混賬牌。

(通行鳳凰縣)

南山雞子北山啼，
路上逢到莫問厝；
有情做出無情樣，
鬼谷仙師也難猜。

註：「厝」，我也。

(二)

山歌愛唱妹愛連，
人無兩世在陽間，
人無兩世陽間在，
花無百日在高山。

註：「愛」，要也。

(三)

白馬落河水浸尾，
文書落水字壞哩；
出門三步有人講，
唔係講厝就講你。

燕子銜泥過九江，
因為風流出外鄉；
九月九日種韭菜，
兩人交情久久長。

(四)

人生有命唔怕窮，
莫愁命運唔亨通；
有日阿哥時運好，
南蛇脫殼就變龍。

(五)

大路來哩小路歸，
偷跡匿影無人知；
路上逢到唔相問，
花公花母也難知。

註：「花公花母」，神名。

(六)

人才又好又相當，
細妹頭上桂花香；
牙齒好比瓜仁樣，
面貌好比觀音娘。

(七)

好花易謝月難圓，
人無兩世再青年；

阿妹今年二十六，
三十一過唔值錢。

(八)

愁也唔得幾多宗，
慮也唔得幾多雙；
人有兩世陽間在，
做日和尙撞日鐘。

(九)

細妹送郎到門前，
雙手牽著嫩嬌蓮；
古鏡上塵難見面，
頭上戴笠隔重天。

(十)

一朵紅花路邊生，
花又紅來葉又青；
阿哥唔識妹名姓，
手攀花樹問花名。

(十一)

囑三囑四囑情哥，
囑咐連妹莫連多；
蝴蝶因為花下死，
石榴斷枝由花多。

(通行梅縣)

野金貓
除夕之夜
南翔哀吟

趙景深
谷鳳田
林培廬

民俗學書物述談
暹羅民間故事及諺語
中國民俗學運動歌

林培廬
張良啓
鍾敬文
通訊

請閱通俗讀物編刊社出版的：
(1)大禹爲公忘私
蘇子涵著

河北兒歌

范岱青記錄

(一)

黃豆粒兒，圓土圓，
 養活了頭不值錢，
 三塊豆腐二兩酒，
 送到婆婆大門口，
 婆婆說：「腳又大，臉又醜！」
 公公說：「留着吧，留着吧，
 燒茶煮飯也用她。」

註：「了願」，即女兒。北平俗話管女兒叫「了願」，管兒子叫「小子」。

(二)

我的兒，我的姪，
 三年不見長這樣高，
 騎着我的馬，
 抗着我的案板賣切糕。

註：「抗」，「陽平聲」。

(三)

小二哥，
 吃飯兒多，
 吃完了飯，
 打老婆。

(通行北平)

書評

梅縣童歌

張清水

編輯者：張乾昌

出版者：民俗學會

定價：每冊二角

這是一冊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出版的歌謠結集之一，我是一直到現在方把它取來讀了一下。以我個人的感覺，我以為這本歌謠集，內容豐富，收集不易，是相當的可貴的。但也有些缺憾，就是手法不大高明，於記錄，選擇，註解，……都有了不小的錯誤。

茲為行文方便起見，先說優點。

普通人的蒐集歌謠，記錄歌謠，往往有一種錯誤，就是有取捨的忽略了它許多多同型的絕相類的止差一點點不相同的歌謠。他們以為有了一兩首作代表便算了，橫豎是大同小異的，一一登錄，幹什麼？而不知這嘴對嘴傳述下來的「口碑」，都是民間社會文化的「遺跡」，基於他們的種族，地形，言語，生活等等特殊條件而組織成功的。一字一句的差異，都有其組織形成的原因的存在，都該予以

絕大之注意的。你如要了解這一個部族的特殊文化的現象及其形成演進的階段，這些材料，每是最可寶貴的資料。你如若要知道這一首歌謠的來源，流佈，轉變的痕跡及其理由，更需要這大同小異的無量數的歌謠來排比，分析，才有結果。這是民族學家，人類學家的常談。治歌謠學的，也應該有這種的態度才對。若以歌謠是胡謔而成，其同其異全是胡謔所致，此外別無多大的理由與原故。那嗎，這不獨失之武斷，且也流於淺薄了。這書的編輯，彷彿是全都注意及此了。如「月光光」，「細妹子」，「鴉鴉子」，「阿鴉子」，「一一一」，「火螢蟲」，「新年歌」等每一同型的歌謠的記錄都是不止一首。集許多一地同型的歌謠在一塊，給研究各門學科的人們以豐富的資料，這是最為有用，也就是最可稱許的地方。

其次，滑稽歌謠蒐集得這麼多，也是個很難得的好處。客人傍山而居，山清水秀，刻苦耐勞之下，生活是不覺得怎樣難過的。這優遊暇裕的日子，成年的男女雖不覺得，但是，在一般天真活潑，聰明伶俐的孩子們却充分的表現出來。這些滑稽

紅棉花
樓花時節
女妖

無名
九思
公俠

翼獅的傳說
孔雀王
談潮州七賢故事集

方紀生
谷鳳田
容肇祖
轉

每冊售洋三分
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歌謠的大量發見，就是個最好的證明。我從前居鄉搜集翁源歌謠時，雖達百首之多，但滑稽歌謠的發見，並不多。但是這書却赫然有「莫叫」，「蝦公鬚茂茂」，「汝過高」，「癩煙哥」，「撻汝一拳頭」，「長短火鉗鈍刀嫌」，「狗癩蛇」，「瞎目先生」，「自願壁背聽」，「斑之嫌」，「光盪頭顱」，「阿二子」，「雷公叫」，「老摘啄」，「人也鬼」，「年卅咄」，等廿多首。這個數目是不可輕視的。這些滑稽突梯的歌謠，俱以挖苦人、揶揄人為依歸，這尤是特色，正待我們去研究與探討的。

至若這少少的八十四首歌謠中，滿孕着「客人」的思想，信仰，生活方式，可給研究客人文教的人一個絕大幫助，那是不可消說的了。而且，其中有很細緻的描繪，深入的刻劃，高妙的技巧，優美的音調，可供給現代詩人去學習師法，可供給現代詩人以一些新的範本，如果細細地列舉出來，是可以證明這話非虛的。

現在該說到本書的缺點了。說到本書的缺點，我們第一感到的就是書名命的不對。書名是「梅縣童歌」。

究其實，却不盡如此。有許多首的文辭，意境與描寫都不是孩童們能夠領會的。如：

此布本是非凡布，乃是潮州細嫩布。……

——二四首，頁五三——

這哪裏像兒歌簡直是編者自己作的。不，也就是本諸文人的舊作而來的。與「客家」的方言完全相背，孩子們懂得麼？唱得出來麼？又如：

前世無修，

嫁奔古亞友，

食著無，

打罵有。

——七五首，頁一一〇——

門門啄，

苦瓜炊荳角，

阿妹乳蕊咯咯，

手摸下去肉軟到脚。

——六九首，頁一〇一——

前者是女子唱的，以所嫁非人，吐訴他那滿腔感懷的。這是兒歌麼？後者，是青年人出外走路時隨便講出以散心懷調

女子的。也有這樣唱的：

噹噹呀，

老妹乳蕊硬角角，蟻咬臭豬脚。

註：噹噹呀，係指入口的呼吸聲。

我們試想：把這列入兒歌，豈不是笑話麼？——總之，以書名論，我以為「童歌」二字總是不合適，不如直截了當的改為歌謠集倒好的多（又六十二首亦非兒歌）。

我以為編者對於歌謠仍是欠研究；所以歌謠的性質，他也就沒有弄得清楚。例如：

一個和尚搵水食，

兩個和尚扛水食，

三個和尚沒水食。

——七七首，頁一一四——

這把它派作童歌，總不免是有些不妥。將之歸入「諺語」一欄，那就最適當不過的了。

東穹晴，

西穹雨，

南穹槍刀起，

北穹皇帝死。

這豈該跟朕兆的混生兒，仍以把它歸

張錫鈞

初級動物生理學實驗

北京大學出版部發售

言介紹，印成專書，一方北大繼續行使，一方供他校採用，希

入謎語欄為妥。最末第八十四首「歪婦道」(頁一二三—一二五)，每句四言，並不算短，用字緩句，顯然是文人學子作的成懶惰的打油詩，抄本瀟漫鄉間，觸目皆是，這裡却派它是「童歌」，真是無識極了。二九首「白翼子」(頁四八)是謎語也非歌謠。

除了內容龐雜，所收入的不盡的是歌謠諸項缺點外，記錄跟註音都尙多瑕疵。換言之，就是不大忠實可靠，有的擅自更易，有的令人看不懂，有的註而不妥，編者對這些材料沒有用科學方法整理一遍；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瓜盲黃，
孫子「擊」來嘗。

——二首，頁三。

「擊」，客音原作「拿」，編者為求讀者能懂，擅把原來的特殊方言，改換頭面了。

「擊」「奔」阿嫂做鞋面。

——三首，頁五。

「擊」字已誤。「奔」有「奔」可用，編者在第五(頁九)後也已實行採用，為什麼要在此硬來個「奔」字呢？

叫化子拈到，

「拭」手又「拭」「喙」。

——十首，頁二二

鵝鴨水，鴨洗菜，

猴哥儉「傷」疤「口」。

——四首，頁八

鴉鴉子，

「口」丫丫。

——十五，頁二九

莫「吃」匪，「吃」阿哥。

——二七首，頁四五

客音說「口」是「喙」讀若「載」，我們看：第十首「喙」，第四首，第十五首用「口」，這是玩的什麼法寶呵。「吃」，「傷」非客音，也至顯明。「拭」，客音作「摔」，編者為何也把它任意更改呢？還有：

許久「苦楚無人知！

——四九首，頁七三

野啊野，

「長揖」

——五二，頁九九

「許久」「長揖」，都非「客語」。「長揖」，當作「唱也」依原音原義，這才叶韻，這才上口，編者只知塗改，那裏懂得這些！

提起註釋的問題，也令人不快。最常見的是第一人稱「匪」即「我」，編者以為自己懂得便算了，竟沒有注釋出來。又如第九首的「餓」，「蒟」(頁一九)，一二首的「食汁」(頁二四)，一三首的「又過渾」(頁二五)，一五首的「奔汝嘴」「轉外家」(頁二九)，一八首的「板」(首三二)，一九首的「打盤車」，「今哺」(頁三三)，二〇首的「麼」(頁三五)，二二首的「鷄谷子」……等都非外人所知或是解釋不同於它各部族的語系的，然而編者是省了筆墨沒有給一般的閱者註釋出來。

又如「擻」(頁三九)，「結頭多」(頁四四)，「上泥塵」(頁四九)，「駁古盤」(頁五一)，「隨地括」(頁五三)，「多鳥多」(頁九三)，「棗子殼」(頁九六)，「鬚子」(頁一一二)，「一贏」(頁一一七)……等，連我同是客

人的也看不懂。然而，編者却忽略過去了，沒有明白的註釋出來！

至若歌謠的屬性，動作等等，可以註明的，編者更不會想到這層。如八〇首，「籩米買豆腐」我就相當的疑它是一首「指紋歌」。五九首「自願壁背聽」是一首故事歌謠，那章故事是很滑稽的，但是，可惜，我們的編者是該註明的偏未曾加以註明。二四首「蝦公鬚茂茂」是附帶有動作的，編者也隻字沒有提及。

他如註而「不詳」「不明」或竟是成了「錯誤」的，也有。標點更是錯得一塌胡塗。前後用字不一律，和用字錯誤的地方，也是「多之極也」，爲着節省筆墨，恕我不一一囉嗦了。

總而言之，編者的蒐集出書，是憑着一時高興幹起來，沒有受過相當訓練，不知「蒐集」「記錄」的方法，更不知「方言」「跟」「註釋」的重要，萬萬不能夠任意省略或更改。「李爾爲之」，遽以問世，自然難免有所錯誤了。但是我們爲忠於學術計，却不能爲編者恕的，實有鄭重提出來的必要。朋友們！你們也要着手編歌謠集麼？那麼，你們該第一步免除本書編者所犯的一些錯誤！

通信

關於北平的喜歌

徐芳女士：

在十七期歌謠上，見您的大作「北平的喜歌」，記錄的辭句似乎有幾個錯字，現在寫出來供您參攷：

1. 賀娶親歌第十六行，「紫金案」應是「紫金鞍」，因爲北平舊日風俗，在新娘下轎時，新郎要站在一個小型的馬鞍上，向轎前射三枝箭——表示制壓新娘，然後新娘下轎。
2. 又第三十三行，「格老」，應是「閣老」。
3. 賀嫁女歌第廿三行，「金蓮燈」應是「金鈴鐺」。
4. 賀新年舖店開門的第十四行，「治了幾百頃」應是「置了幾百頃」。
5. 賀建屋歌：第五行，「恭十里」應是「恭施禮」。
6. 又第二十九行，「鉢鑿斧鋸花報亂響」，「鉢」應是「鏞」；「花報」應是「花鉋」，因爲用鉋刮下來的木片叫鉋花，所以器具就叫「花鉋」。

這幾個若改的對，希望您加以更正，此祝

撰安

李永俊鞠躬九月廿八日

永俊先生：

收到來信，高興之極。承你指正我的錯誤，我非常感謝你。這些喜歌都是我從一個乞丐的口裏親自記錄下來的。他唸得很快，我也很快的追着他的聲音記錄。當時我請他慢點唸，他說他唸慣了快的，要慢慢地唸就唸不上來了。因此我只得趕着忙着的記，於是有些字就記錯了。我於寫那篇文章時，曾改正了一些，這幾個字便是疏忽而未改正的。我覺得很慚愧，真要請你和讀者原諒了。

同時張壽林先生也指出我的錯字。但是他指出的正和你指出的一樣；所以他的信，也不再發表了。不過他的好意我也是十分感謝的。

昨天見到盧連會先生。他告訴我：「賀生子歌」第廿五行「七歲送在男學讀書宮」應該是「七歲送在男學讀書攻」。又「賀新年歌」的第一行「一年單雙歲」應該是「一夜單雙歲」。我覺得盧先生改的都對；所以也順便更正一下。不多談了。祝你康健！

徐芳 十月一日

本刊啓事

本刊歡迎直接定閱